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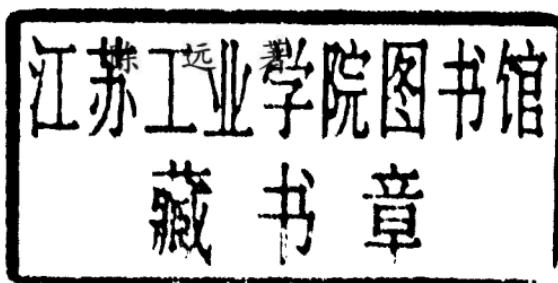
访欧音乐散记

陈远著



新世纪出版社

访欧音乐散记



新世纪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汉中
整体设计：秦月
责任技编：宋深和
摄影：冯金怡 胡文坚 司徒敏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访欧音乐散文/陈远著.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

2000

SIBN 7-5405-2081-7

I . 访…

II . 陈…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808 号

访欧音乐散记

陈 远 著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肇 庆 新 华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厂址: 肇庆市狮岗)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5 印张 90,000 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405—2081—7/J·487

定价: 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陈 远

中山市教育委员会教研室音乐教研员。致力于中小学音乐教材教法的研究与推广。

中山市乐力音乐协会会长。为普及、提高群众音乐艺术水平而不懈地探索、介绍与传播。

中山市乐力合唱团总监、指挥。曾率团到香港、天津、北京、广州、台湾、新加坡演出。

自 1990 年起，先后出版音乐散文集《乐海帆》、《琴之恋》、《一曲难忘》、《澳门音乐之旅》、《弦上的情怀》、《如诗如画——中外名曲欣赏 100 首》。

陈远认为：任何名衔都是次要的。成为资深音乐爱好者，是我毕生的期待。

献　　给

奥地利巴德哥依斯恩公立音乐学校校长彼得·布鲁格先生

For Mr. Peter Brugger

the director of public music school bad goisern in Austria.



本书作者与彼得·布鲁格先生摄于哈尔斯塔特山城

内 容 介 绍

1997年，作者应邀率团到奥地利巴德哥伊斯恩公立音乐学校参加“国际大师班”学习，到法国巴黎、德国一些城镇考察。为什么欧洲会产生不少世界级音乐大师？为什么许多世界名曲出自欧洲？作者带着这些问题到音乐大师曾经生活、创作过的地方探究并有了答案。读者可以从中了解欧洲音乐的过去和现在，扩大音乐文化视野。

目 录

面对多瑙河的沉思（代序） (1)

第一辑 奥地利音乐之旅 (4)

维也纳约翰·斯特劳斯小餐馆 (4)

这个谱台，原来是..... (7)

巴德哥依斯恩印象 (10)

莱谢蒂茨基纪念碑 (13)

向穆勒致敬 (16)

阿尔卑斯山的一座小教堂 (19)

哈尔斯塔特山城 (22)

管风琴音乐会与教堂图书馆 (25)

“让我能常常听到管风琴的美好声音” (28)

莫扎特音乐如清泉 (31)

找不到莫扎特墓碑 (34)

萨尔斯堡音乐节音乐会的掌声	(37)
萨尔斯堡音乐节的《战争安魂曲》	(40)
想起了伊旺	(43)
“时间已到，我们就要告别了”	(46)
特劳恩河畔的莱哈尔博物馆	(49)
惦念着那台三角琴		
——记“国际大师班”的结业音乐会	(52)
再见了，巴德哥依斯恩	(55)
“小心别让脚踩在音符上”		
——参观穆尔茨佐施拉格的勃拉姆斯博物馆	(58)
维也纳的两场音乐会	(61)
墓上草青青，墓前人依依		
——拜谒维也纳中央公墓音乐家墓葬群	(64)
彼得·布鲁格素描	(69)
啊！勃拉姆斯路	(72)
奥地利音乐印象	(76)
第二辑 法国巴黎印象	
巴黎圣母院	(82)



目

录

蒙娜·丽莎的悲哀	(86)
躺在艾菲尔铁塔下的草坪上	(89)
位于巴黎老区的雨果博物馆	(92)
雨果的歌曲，在陪伴着	(95)
“绿色的小岛”	
——瞻仰巴尔扎克故居	(98)
寻觅肖邦，瞻仰肖邦，凭吊肖邦	(101)
静悄悄、孤单单的楼房	(104)
第三辑 德国尼根斯堡、纽伦堡、慕尼黑纪行	
.....	(107)
尼根斯堡一瞥	(107)
尼根斯堡教堂麻雀儿童合唱团	(110)
“还不是入睡的时代”	(113)
纽伦堡是无辜的	(116)
达豪集中营	(119)
在达豪集中营与汉斯·赫伯特的对话	(122)
慕尼黑皇宫歌剧院	(125)
“让我的灵魂安息吧！”	
——在慕尼黑街头瞻仰拉索雕像	(128)
后记	(131)

面对多瑙河的沉思

(代序)

忘记了是在什么时候最早听说过维也纳。但却确认比较经常地知道维也纳为世界音乐之都，是在 50 年代后期读音乐家的趣闻逸事的日子里。一长串超群拔世的大师的名字跟维也纳血肉相连：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

年轻时虽然非常地喜欢音乐，但却真地从来没有翘首以望涉足于维也纳。中国人口众多，能够解决温饱已属奇迹。我猜不透每年数以几百万计的穆斯林如何从世界不同角落汇集到沙特阿拉伯中西部汉志境内的麦加去朝觐的。但我明白，对于中国的大多数的音乐爱好者而言，想跑到维也纳向音乐前贤“顶礼膜拜”无疑为“痴人做梦”。进入 90 年代后，在我的眼前忽然摇曳着一束亮光，“香港艺术交流中心”率领几个音乐团体到维也纳演出，特邀我作为顾问兼记者随同前往。虽后来成行变作泡影，但却使我幻想到它日或许能跟维也纳结结缘。

已经习惯服膺命运的我，瞬间便把那年要赴维也纳的故事视为往日烟云。但 1997 年春节甫过，却不期而然地传来一个信息：倘若愿意，奥地利的一所音乐学校的校长、钢琴家彼得·布鲁格先生将会对我发出邀请。当年 8 月 11 日晨 5 时许，当我步出维也纳机场并受到彼得·布鲁格先生等多

人的欢迎时，我又仿佛感觉到，在我的生命绵延了半个世纪之后的奥地利之行犹如造化安排，似在意外又在意中。

曾有人谓我，像你如此昼忙夜忙，孜孜矻矻地钟情音乐的人，早该到维也纳留连。他们所说的不无道理。我相信，能将别人的快乐看作自己的快乐的人们会对和我一起前往维也纳的年轻朋友怀着羡慕心情。较之于我，年轻朋友的确幸运、幸福。不过，我却敢说他们未必如我般的几乎进入精神涅槃的境界。生活积累乃一种财富——尤其当中渗透着苦难。当一个人的积累储存到一定程度时，对人对事的感悟与理解便趋于理性和深沉。因此，当我将要结束难忘的旅程时，我发现我早早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审美意识受到了强烈的碰撞与挑战，有些行将崩溃、有些渐现曙光。所以，我愿意以这篇小文作为起点，把我从8月11日至9月2日的23天里主要在奥地利，还有在法国、德国的所见所感记录下来。由于都是走马看花，议论不可能辟闔入里、痛快淋漓，但也算向至今没去过维也纳的朋友们有个交待。

就在那短暂的时光里，当我越发现别国的音乐文化的优秀时，就越爱恋祖国的音乐文化。我在跟德、奥朋友交谈时总发现他们对本国本土的音乐传统如数家珍，而敝国的一些人却往往对拥有的音乐财富懵然无知。我认为，中国也诞生过并将会继续诞生像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那样的为国家为民族奉献出全部才智和聪明的音乐家，只是我们曾经有意、无意地贬低了他们、亵渎了他们罢了。奈之何哉？！

在美丽安宁、空灵古朴的维也纳，我见到澄清洁净的多瑙河；在莫扎特首演第36交响曲的奥地利的林兹，我见到流泻着变幻光斑的多瑙河；在德国南部的尼根斯堡，我见到

两岸林木丛簇水流湍急的多瑙河。面对多姿多彩的多瑙河，我曾不止一次地沉思：其实，一个国家的历史不也如一道河流？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计较中国有过太多的惨痛。因为，经历惨痛必然留下教训，而这种教训则必然成为一面镜子。

中国人，应该珍惜中国的现在；中国人，更应该憧憬中国的将来。



流经尼根斯堡的多瑙河

第一辑 奥地利音乐之旅

维也纳约翰·斯特劳斯小餐馆

乘坐维也纳航空公司苏达波音 767 飞机从香港抵达维也纳机场了，但不见说来迎接我们的奥地利朋友。天还是黑沉沉的，到哪里去消磨这一段闷人的时光呢？就在入境大堂走走逛逛吧！想不到意外的收获竟在这里得到。

CAFE——BISTRO
JOHANN STRAUSS
VIENNA

维也纳约翰·斯特劳斯小餐馆。

谁不知道维也纳素称“音乐之都”？谁不知道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斯特劳斯和他的圆舞曲？维也纳和约翰·斯特劳斯，两者有必然联系，组合无懈可击，但“小餐馆”却跟他们风马牛不相及呀！维也纳约翰·斯特劳斯怎么能成为“小餐馆”的名字呢？在我的观念中，这是大为不敬的。你说可以把食肆之类的称为“聂耳饭店”、“冼星海酒吧”、“萧友梅咖啡屋”吗？

忽然，我发现可能通宵营业的“小餐馆”不只是提供游客的餐饮，好些人站在里边专心地看着墙上挂着的什么。凑近一瞥，原来在那些精致典雅的镜框里面安放着的都是与音乐家有关的照片、肖像。

但是，在“小餐馆”里蓬荜生辉的不仅只是约翰·斯特劳斯，不仅只是奥地利、德国的其他音乐家，还有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意大利的威尔弟等等许多音乐家。始料不及的是：不少音乐大师的照片或肖像，我还是头一回见到。“小餐馆”的柜台里摆放着多种乐器，其中有一把看起来很古旧但制作却很精细的小提琴。它的旁边躺着一叠一叠琴谱。而在压着玻璃板的餐桌上，我看到一些著名的乐谱的封面、高音谱号等音乐记号和很能引起对音乐家往事的回忆的动人的画页。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浏览，没有人会因为你只看不吃而厌烦你、干涉你。侍者们都友爱地微笑着，甚至会用英语或德语对你说一两句表示欢迎的话。

面对这么一个小小的音乐博物馆，我顿时觉得“维也纳约翰·斯特劳斯小餐馆”的称谓并不勉强生硬，特别当我看到那些侍者们为他们的国家出现那么大音乐家而骄傲和自豪的神情的时候，特别当我心悦诚服于侍者们十分熟悉他们的音乐家及其音乐作品的时候。这一切，无疑跟一直在“小餐馆”里响起的约翰·斯特劳斯的温柔美丽的圆舞曲旋律形成一个自然协调的氛围。有人说，这是奥地利生意人的眼光，这是维也纳人赚钱的手段。我却认为，即使是生意人的眼光，也是高雅而有品味的眼光；即使是赚钱的手段，也是聪明的很值得称道的手段。好一个“维也纳约翰·斯特劳斯小餐馆”呀！它简直是维也纳、奥地利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窗口，

一个积极推介本国音乐文化、显示民族荣光的窗口。作为音乐爱好者，我仿佛在这里跟我所钦羡所崇敬的音乐家话了一场旧，全然忘记我在此留连的初衷是为了等待奥地利的朋友。

联想又不知不觉地溜到我的脑际。如果我们的茫茫九洲大地也有影响世界的大音乐家，如果我们也有成千上万的懂得音乐或喜欢音乐的市民，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引人入胜的“小餐馆”？

会是很遥远的希望吗？



约翰·斯特劳斯小餐馆

这个谱台，原来是……

我在维也纳儿童医院街住过的安妮酒店（Pension Ani）坐落在维也纳的第9区（维也纳共有23个区）。100多年前，这一带都是舒枝展叶、开花吐蕊的郊野，舒伯特常常在此地边散步边欣赏着诱人的微妙阴影。如今，当然见不到乡野的田地和阳光，却只见一道道并不算太繁华但却显得淳厚质朴的街道。街道的格局很别致，我们的酒店仿佛处在一个小岛上，出门转右走不多远，左右都是一条横街，街道两旁都是商店。看它们的冷清样子，我真担心一天到头到底有没有客人光顾。但是，商店的装修却很惹眼，特别是橱窗布置得十分美丽。即使到了深夜，商店都已停止了营业，但橱窗却仍然灯火辉煌引人注目。不像我们这样的，一关门就把什么都关上了，仿佛比别人更懂得节约能源。

虽然如此，但几乎没有一间商店能提起我进去一看的欲望。反正买不起的，何必呢？然而，就在对开的街道与另一条横街的交汇处，我却瞥见了一个摆满乐器的橱窗，几位伙伴都说应该入内浏览浏览了。乐器店的结构很奇怪，不规则但不算小，乐器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的。我忽然想起香港大会堂音乐厅的那副可以折叠起来的令人刻骨铭心的合唱站台，类此的站台要多少钱才能拥有一副呢？我们几个人，只

有一两位略懂英语，但却不管怎样地向乐器店的服务员陈述，服务员也听不懂我们到底想要看什么。那位服务员是30多岁、中等身材的男子汉。他的那张永远微笑的脸流露出诚恳和友善，他是多么希望能满意地答复我们的询问呀！但是，此刻他只能一会儿瞪眼，一会儿耸肩，一会儿摊开双手，终于弄得双方都一身大汗也说不准确听不明白，使站在旁边的我也只能一筹莫展地干着急。忽然灵光一闪，我陡地看到旁边有几个阶梯，爬上阶梯可以上到稍高一些的地方。这使我记起直观教学的妙处。我于是手指嘴巴，又再手指阶梯，并站在阶梯上张开嘴巴作唱歌状。那位可爱的男子汉一下子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哎”的一声点点头，意思是知道了。但随即又摇摇头，意思是没有。

面对着这样的一位热情好客的服务员，我们一定要买些东西了，结果，有的买了有乐器或音符的装饰物、有的买了德国的音叉……我也要买一件维也纳制造的音乐用具。买什么好呢？瞬间，一个黑色的看起来很牢靠又很高贵的谱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决定要它了。我无法超越于俗世，我也有这样的一种虚荣心，我想，我把这个制造于音乐之都的谱台带回中国的中山以后，就可以换下那个由一位团员自制的简陋的谱台了。每到我指挥合唱团演出时，我一定要把这个维也纳的谱台拿出来摆在舞台上，我甚至想着到时是不是应该向各位听众介绍这个来自维也纳的谱台。那真是太有意思了！那真是太威风太神气了！那真是太能令人又羡慕又妒忌了。付钱包装之后，我向那位服务员千多谢万多谢，不用说心底里是怎样的甜滋滋。

回到酒店，我迫不及待地把谱台拿出来跟伙伴们一起欣